直講李先生文集

六

928
4
6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

表

謝授官表

臣覯言今月十九日建昌軍進奏院遞到勑牒一道官告一道伏蒙 聖恩特授臣將仕郎試大學助教者畎畝之中耕鑿殆忘於帝力蓬茨之下絲綸遽捧於王言身未識於九重名已叅於一命閭門交慶鄉里知榮臣覯中謝伏念臣生長荒陬世家寒士徒際右儒之運謬懷學古之心四十無聞早畏仲尼之戒三千奏牘終慚曼倩之才嘗策足於上都願刳肝於

詔舉過蒙嘉惠首命試言暨遼豕之自矜奈齊竽之
有辯馮衍之篇人稚子皆笑歸田周顒之芰製荷衣
遂成習隱自茲潛伏何可覬覦豈期天幸之來偶被
藩臣之薦深虞累氣難用升聞快炙羞芹敢望獻曝之
賞油雲霈雨俄瞻皐稿之苗雖釋褐之有光然事親
而甚便不離鄉井已脫民編斯蓋伏遇　尊號皇帝
陛下道貫幾深仁兼煦嫗時文再郁將令三代同風
多士已盈猶恐一夫不獲故茲狂簡亦預采收敢不
虔奉訓辭益敦學行庭闈是戀幸申為子之誠犬馬
未衰庶有報君之日

啓　謝范資政啓

右覯昨奉制命授前件官草茅之愚久不諜於仕進
雨露之澤俄下及於賤微俯伏承命銘感在心竊念
覯門地孤寒智識遲鈍學問近三紀奔走徧四方昔
者亢賦報聞而罷數年退居閉關却掃老母日見皓
首稚子未能應門苟非躬親難得衣食況思戴記啜
菽盡歡之訓且畏曾經遠遊有方之誡出疆載質自
知不諧脩身俟死亦何敢怨伏遇其官以周召左右
之賢當申甫蕃宣之任棄席疲馬不忘舊物菅蒯顦
顇必欲兼用特形慰薦備聞朝廷致此妄庸亦蒙齒

有擇馮衍之孺人稚子皆笑歸田周顒之芰製荷衣遂成習隱自茲潛伏何可覬覦豈期天幸之來偶被藩臣之薦深虞累氣難用升聞快永羨苦敢望獻尊之賞油雲霈雨饑贍旱禱之菑雖釋禍之有光然事親而甚便不離鄉井已脫民編斯盖伏遇 尊號皇帝陛下道貫幾深仁兼煦嫗時文再郁將令三代同風多士已盈猶恐一夫不獲故茲枉簡亦預采收敢不虔奉訓辭益敦學行庭闈是戀幸申為子之誠犬馬未衰庶有報君之日

啓

謝范資政啓

右覯昨奉制命授前件官草茅之愚久不謀於仕進雨露之澤儀下及於賤微俯伏承命銘感在心竊念覯門地孤寒智識遲鈍學問近三紀奔走徧四方昔者充賦報聞而罷數年退居閉關却掃老母日見皓首稚子未能應門苟非躬親難得衣食況思戴記啜菽盡歡之訓且畏曾經遠遊有方之誡出疆載質自知不諧循身俟死亦何敢怨伏遇其官以周召左右之賢當申甫蕃宣之任棄席疲馬不忘舊物管蒯顦類必欲兼用特形慰薦備聞朝廷致此安庸亦蒙齒

録夫冗散一官品秩至下在他人視之則輕然衰族得之已幸稍殊編戸便可安居敢不秖承恵貺益進學藝大鈞播物非久具瞻蟠木為器更當有望仰企牆仞下情無任感知荷恩激切之至

寄周禮致太平論上諸公啓

右覯啓伏以王者之法人必有業梓匠輪輿則當通功易事瘠聾跛躃亦以其器食之故終日無所用心孔子以為誠鶡斯賊夫糧食揚雄之所惡覯也蚤以薄祐不能及時上之騏驥千里之力下無鉛刀一割之效退藏山野日就衰老雖然用農夫之穀分工女之帛既得以不死而無益於人平生技能唯在筆硯矧可不勉竭其狂愚伏惟明公嘗以文知令也敢以文請十數年來篋帙所存瑣瑣者述不復有獻謹録周禮致太平論十巻塵于下風世之儒者以異於注疏為學以奇其詞句為文而覯此書於注疏則不異何足謂之學於詞句則不奇何足謂之文惟大君子有心于天下國家者少傳左右覯其意義所歸則文學也者筌蹄而已日月光明固不待燈燭之助至於豐屋之下幽室之中照臨所不到處雖銖油寸蠟豈無頃刻之功邪聖人在胙賢人在庭而小子言焉庶

有補於萬一也臨啓慚惶何所逃責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六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

書

上富舍人書

舍人執事士之不見禮於世久矣古之君子以天下為務故思與天下之明共視與天下之聰共聽與天下之智共謀孳孳焉唯恐失一士以病吾元元也如是安得不急於見賢哉後之君子以一身為務故思以一身之貴窮天下之爵以一身之富蓋天下之祿以一身之能擅天下之功名望望焉唯恐人之先己也如是誰暇於求賢哉嗟乎天下至公也一身至私

也循公而滅私是五尺豎子咸知之也然而鮮能者道不勝乎欲也今夫卜相下藝先民之所不齒者也而所居之室重冠累盖名卿大人引領而願見若饑之食焉以其能言已之禍福故也士之能言天下國家之禍福而未嘗有人欲見焉門未入而閽人拒之者有矣謁既上而辭以事者有矣或貌若恭而情不在焉或言雖交而意不通焉過之以常人問之以常事一面而去有如道路呼可怪也彼卜相之言禍福受之天而不可變者也雖其知之無益於事士之言禍福在乎人而足以有為者也幸而聞之則禍可轉而為福危可復安亂可復治茲有益之大也貴無益而賤有益為一身而忘天下果其人之忠且賢邪有志之士果宜瑣瑣於其間邪觀遠方之人弛擔都下再期月矣惟其山林之狀而魚鳥之心懼取辱於形勢之塗非舊相識曾未敢踵其門將求夫有古君子之道者而為之依歸尚未能也今者友人董士廉自陳之秦相遇於道既稱執事之德為出於世且言誤聽嘗得區區之姓名有與進之意伏而思之以執事之負雄材得美仕是於其心靡有所不足矣而以草茅之微寘在齒牙豈非有古君子之道以天下為務

而急於見賢者乎觀雖非賢焉敢自匿故茲浣濯衣冠請問左右竊念觀資朴不美其生三十餘年所務唯學所好唯經於當時之文誠未有以過人者至若周公之作孔子之述先儒之所未達歷代之所不行者嘗用功焉其志將以昭聖人之法拯王道之綱紀為圖書以備施用明王有作舉而措之四海之內庶乎斯民之復有知也不幸寒餓之鋒刼而去之有懷未果中夜長歎今茲籍篋草具畧有存者旅寓無資弗及繕録執事若於暇日賜之從容當望其一二陳諸座隅必有可觀者矣吁古之所謂知己者信其道也非徒利其身也不然何山之深而不可廬何水之廣而不可魚著書傳道求聞於後世不猶愈於碌碌食衆人之食乎不宣觀慚汗再拜

上劉舍人書

舍人執事伏以今之學者露其才業日干於兩制之門者誠以輕重斯文進退多士遇其知則朽株為春華咈其意則夷路為太行故書不憚手之胝言不恤脣之腐拳拳俯伏于下風唯恐不得請也觀誠愚闇竊謂不然且吾君以兩制為賢使主天下之士士之得失天下之本繫焉得一士為天下利繫兩制之功

失一士為天下害繫兩制之罪不得罪于君將得罪于民不見非于今將見非于後賢人君子有位有名其肯舍功而趍罪以自貽媿耻哉如是果才邪雖未嘗識面其必不棄矣果不才邪雖日拜乎前其必不取矣則有志之士何足屑屑於其門哉故自𢌿擔京師于今累月足迹罕及名卿之堂者為是故也然今日所以請見於明公者葢亦有說伏念覯生江南去明公之居不數百里自成童已知讀明公之文辭矣繼聞决髙第效美官立朝廷正色直言磊磊有烈丈夫之氣小人不使抑好義者也聞古人之風恨不得見况今人之得見而可不請見乎惄如於心為日久矣昨值明公銜命北方往來數月及節旄之至則抱病邸舍倦於趍走幸今有間輙塵賤賔以生平所著貧無紙筆弗及自陳明公試引之座隅徐觀其用心可也伏慮左右不察以覯為趍利而來者敢奉書以為先不宣覯恐懼再拜

上吳舍人書

舍人執事覯家江南結髮學問讀古人之書竊慕其所為而不可得見將求今人之似古者而宗之蚤贍莫望唯恐弗獲天聖中聞執事以進士舉為太常第

一詞章卓異風動遠迩腐儒老生骨醉心死時則見執事之才其後數年 天子脩先帝故事親策賢良而執事褎然爲舉首推考經術以戴翼世務疑亡關補言到聖處時則見執事之識居山寨寨去上國三千里望風長懷無路請謁有如衆根病芽棄置幽谷雖知有陽春之和皎日之光不得與尋常草木並受其賜歘然於中積有年矣今茲竊幸詔舉茂才州郡不明以妄庸入充賦弛擔以來摶聞高誼心馳門闌若渴於飲故擇令日塵黙賓次重念觀性質無似不能與時世爭利捐造化之術而甘於寂寞之道行思坐誦垂二十年其志幸一試用就尺寸之效以章其身千載之後不與碌碌者同泯沒爲凡鬼於地下聖人當天後乂雲合有志如此豈敢自必執事當世儒首言重蓍蔡可稱邪爲天下稱之可進邪爲天下進之不敢求哀以犯公義所業策論五十首謹獻諸左右潤色之暇稍賜觀覽千萬幸甚不宣觀再拜

上王内翰書

内翰學士明公觀江湖凡人生得至愚之性天以六經群言煨燼之餘以成其愚而不與白雲清泉衣食之奉以養之家貧事親漁釣樵斧不足以具甘旨揭

來人問學習世務續鳧之脛久而無成今茲聞國家
求賢良文學之士蒙不知今竊况於古謂版築飯牛
之徵或不為時君所棄因出草廬從州郡之舉乞錢
為食陸走三千里西嚮轂下京塵冥冥勢利相軋既
貧且病財不能以脩閒墨力不能以事趨走弊衣徒
行僮僕楚語誠難以候閽人之顏色以附名卿之焰
也非夫烈丈夫抱義慷慨不好苟禮者安能為覯之
地哉伏惟明公盛德大名震曜四海仕者學者以為
依歸竊曩昔之幸嘗一拜於門下今日之來不敢伏
匿自絕高義輙請見於賓客之後明公亦留意乎所

業策論五十道姑飾其藁以籍手應用之文未免蕪
累觀其大畧可也生平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平
土書并圖三道皆繩先儒之誤以章聖人大法施諸
儒林粗可稱述舊本漫滅未敢自陳暇日一垂問焉
當指畫於座隅也質野之人言無巡避惟輕其罪而
已不宣覯再拜

與章秘校書

秘校章君足下昨暮枉駕告以東南行徒步不能送
别豈任依依覯初未相識每與丘思語頗得足下之
為人及問歐陽校理益信之他日足下顧我於郎舍

氣和而言正其辨說駸駸到義理憤世疾惡有大丈
夫之芒角此固不待觀文辭而後知其業也噫昔三
代之人自非大頑頓盡可以為君子何者仁義禮樂
之教浸淫於下自鄉徂國則皆有學師必賢友必善
所以養耳目鼻口百體之具莫非至正也足下生今
世教化風俗既無可道況在公相貴富之家非愚且
諛歟育辱於門下是所與居者又可料矣而能自立
如此非天資超然異於衆人乎夫將有為之士常意
其類蓋類同則志合志合則力并力并則事可行功
可成禽邪人獵邪道或掎或角庶乎有備也觀不肖

承足下之風歡慰無極詩曰是穮是蓘必有豐年抑
強勉而已矣吴越美山水出囂塵奥處而居之者飄
飄若僊去然其人物愈衰少安定胡先生瑗往來於
其地思古人而不得見姑從之游可也遠道慎飲食
以適親意幸甚幸甚六月五日盱江李覯白

上江職方書

知郡職方執事覯伏以新進俗儒樂游貴常之門者
莫不有求也或崇飾紙筆以希稱譽或邀結勢援以
干薦舉或丐祿粟之餘以免困餓或借成柄之末以
欺愚弱奴言婢笑情状百出上之人以其求之私也

作爲關鍵唯恐拒之之弗絶耳其間雖爲有道義而來者亦多以是疑之疑之不釋則所以待之之禮與衆無異故好古絜廉之士拂衣遠遁蓋與薦紳相間者可勝道哉觀小人世宅田野上天哀憐以古人之性授之讀書屬文務到聖處其言周公之作孔子之述蓋多得其根本漢以來諸儒曲見蕪說頗或擊去以此著書數萬言矣不幸少年纍討屢乞鄉舉求而不得祗自織汙今茲行年三十餘固知非矣方將削迹塵路屛居林藪張皇本心洗滌外慮求明者明之未備者備之使三代之道珠連玉積盡在掌上所大願

也若夫毀譽用舍計之巳熟譽邪惟天下自譽之觀不求譽也用邪惟天下自用之觀不求用也懷惑攫利所弗忍間頭斷脅裂直氣不死故常望形勢之塗而不欲一舉趾以趍進於其中誠恐以常人疑之以常人待之則將河蹈海不足湔恥近者訪舊吳越彷徉而歸竊承明公以儒學吏術作鎮于此因念今二千石當古諸侯之位而觀幸得尺寸地在治下爲居人苟復耿介自異不能一至門左以謝仁政則失所以事邦君之禮輙敢策羸馬襲弊衣以貽閽人羞伏惟明公聽其言察其意知其非有求而來者則觀也

可無悔矣不宣觀再拜

上慎殿丞書

知郡殿丞執事觀伏以佩有青憣有形生善殺惡為
天之工斯士之甚通策無馬呼無僮衣麻食菽于山
之中斯士之甚窮於戲以勢言之則弗類以道言之
則無間故吳公之治河南而賈誼薦陳蕃之守豫章
而徐穉禮風流未遠學者稱之今茲請謁敢以藉口
竊念觀郡之衣冠家也數十年來祿禀中絶天恤私
門不惜中和一點氣造為蕞爾之微躬生年未幾不
意他習惟文惟學如哺如乳媚于耳目貫于心胷蚤

夜專一其樂無筭勝冠以還盖有成矣其或刮簡舍
墨騁鶩文苑金無鑛堅玉無璞頑尋英取華所嚮皆
得至於仁義之淵禮樂之源顧嘗吞吐堯舜揭厲商
周先代諸儒或有慚德雖州郡齟齬莫肯闡薦而縉
紳先生當名路者多賜賞激謂非凡人以此自信若
當大任且貧且賤不怨不悔上事老母旁無昆弟乞
錢為食來往江湖零丁孤苦積有年矣今者竊嚮明
公以賢人之業仕　聖王之時激昂朝著指取郡寄
惟茲桑梓轅柱旌旆雖壺漿之迎曾未至止而愛民
之譽樂善之稱隨風北來襲滿人耳與誠有志之士

可無悔矣不宣觀再拜

上慎殿丞書

知郡殿丞執事觀伏以佩有青觿有形生善殺惡爲天之工斯士之甚通策無馬吁無僮衣麻食菽于山之中斯士之甚窮於戱以勢言之則弗類以道言之則無間故吳公之治河南而賈誼薦陳蕃之守豫章而徐穉禮風流未遠學者稱之今茲請謁敢以藉口竊念觀郡之衣冠家也數十年來祿㐭中絶天恤私門不惜中和一點氣造爲蕞爾之微躬生年未幾不意他習惟文惟學如哺如乳媚于耳目貫于心曾登

夜專一其樂無筭勝冠以還盖有成矣其或刮簡含墨驊騺文苑金無鑛堅玉無璞頑尋英取華所嚮皆得至於仁義之淵禮樂之源顧嘗呑吐堯舜揭厲商周先代諸儒或有慚德雖州郡齟齬莫肯闒薦而縉紳先生當名路者多賜賞激謂非凡人以此自信若當大仕且貧且賤不慽不悔上事老母旁撫昆弟乞錢爲食來往江湖零丁孤苦積有年矣今者竊嚮明公以賢人之業仕 聖王之時激昂朝著指取郡寄惟玆桑梓轄枉旌旆雖壷漿之迎曾未至止而愛民之譽樂善之称隨風北來襲滿人耳此誠有志之士

剖堙贊祈顧遇之秋林澤雖廣豈敢伏竄謹與諸生犇問羈靮前之所陳固失謙讓但以濁沈俗間幸遇明哲不能自言誰為言者郊次煩猥非敢願見視事之後惟賜接納乃問乃聽驗其所有苟復碌碌與常儒同則面欺之罪委于吏議可也不宣覯再拜

上楊屯田書

知郡屯田執事竊以唐有天下垂二十世明皇文治之盛也而燕公佐之　宋有天下令數十年　真宗文治之盛也而文公佐之二公之才相似其遇時得君樹功立業亦復不異然燕公既沒而均垍從僞隕其家世文公既沒而執事之名籍甚當代其故何哉愚以為至忠大節抑姦與正王家所賴天鬼所信惟文公有焉傳曰君子善善也長惡惡也短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以文公之賢其後世固當得志矣況執事聰明多識剛中能斷為儒有學術歷官有政績蓋如孔子之後而生伋文中之後而生勃宜夫士大夫服膺之弗暇也覯草野之人未得仕進頃因薄遊每聽高義前年冬能圖高平公在會稽嘗以尺書來召且言執事監郡留意講學促令見之屬以窮愁多故辦裝不早及其至彼則執事西行且數日矣高平

公一見深以小人不得侍坐於長者爲歎羇旅之心
悔恨多矣昨者還鄉竊聞車騎布惠茲土且以水陸
之遠才數百里敢求寧居以怫所願謹正衣纓來伏
賓位恭惟執事之明必有所以待之之道矣生平志
業未敢自陳苟賜從容當稍布于左右輕犯明哲伏
深媿畏不宣覯再拜

上聶學士書

省判記注學士執事伏以掐入既沒禮樂失其師而
奇衺戰之雅正大濆遺音舊器殘破畧盡典經所志
什不存一儒其服者莫肯整寄目於其間將何以格
天神召和氣陰陽之錯行風俗之不脩職此故也吾
王以一統之大再造聖法與民惟新爰募儒林俾言
大樂詔下之日有識慰抃然古道廢久能者誰何執
事才兼萬人心照億載聲音之道發所詳明因與一
二君子專制其事歷時未幾改作大備諒已韻莖英
之啞起韶夏之僵右蹔足蹈於幽墟師曠耳傾於鬼
部朝之瀛頭疇敢措辭觀江南賤夫行年二十八矣
唯學古憙事其志欿然竊聞朝家興復治世之作第
恨其身不獲齒廷臣之末得以升太廟侍圜立聽八
音之發不徒破堙鬱洗邪辟抑以觀先聖王所以感

天感人其法度何如也所懐未果嗟憤何極雖然姑
願一拜先生之容側聆至言以辨大方因以卜已道
之臧否幸亦多矣昨始至都下盖嘗候問僕人然卒
未克吐其區區今兹是用有言於左右執事其亦少
留意乎觀嘗以明堂者古帝王之大事也而去聖久
遠規模莫見周禮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禮記月令
堂个之説參差不齊繇漢迄唐老師大儒各執一經
相為矛楯有國者不知所以裁定遂使布政之宮缺
而不立雖有作者咨取臨時處置非復先王之法象
觀謂周禮大戴禮禮記皆聖人賢人之所作述不宜
輙有乖異反復思念則三家所指制度果同但立言
質略意義弗顯訓傳之士泥文太過遂成派分故嘗
挾而正之決而通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三家
之説坦然大同堂室之變靡所回惑的的然如見成
王周公享帝視朔朝諸侯於其上因作明堂定制圖
一道并序約五千言非執事博古知變不牽於世俗
之論則不能以別此書然恐計府少暇重以煩着未
遠熟觀之謹先以所著潜書十五篇野記二篇禮論
七篇塵瀆几上試加一覽可粗見其存心爲不以菲
薄而棄之時因休沐曲賜顧問則當奉法官之議鋪

陳於席次然後足以盡其才謂其善則薦之可也與書之可也其未至者則教而成之固儒師之職耳竊於貧困無紙墨備寫之資止於具草本而已伏惟仁賢略其常禮而鑑其苦心幸甚幸甚不宣觀恐懼再拜

上龔學士書

省判學士執事觀生江楚間始數歲竊習其家書見鼂董公孫之對問決科皆所以發天人之秘而彌縫國家之務漢往而唐聯數百杷雖治亂相變而異人時有其彌得士之盛者率由是道及稍長鄉先生教以速化之術則謂當今取人一出於辭賦曰某若論姑以備數因歷觀場屋得雋者誠皆聲病靡靡之文而已借有材之高識之通以祿仕故不敢放其絕足越邪徑而趍大道偶儒儇筆喜幸多矣私心憤疾往往竊垂義士之涕將恐古道萎絕不能復萌芽至年十六時聞禮部奏貢士之可者賜第於殿廷所得多當世豪俊而執事之五策實流行於天下慕其本而觀之則審刑政之會達權利之變將以富國便人而納之於禮義良今日之急務而衆賢之所未知者也其辭典而贍其意正而通洋洋乎古人之風復歸於筆下觀雖不肖用是感激竊喜嘗竊說流宕中亦有賢

士大夫毅然執戈刜滛辭而遵理道者重遇　主上
之明有司之公擢致高等足以風四表而移士心矣
自時而後積十餘年游目於書肆則熟執事之文采
侍坐於先進則飽執事之治聲翕然如望梧桐之宮
聽鳳凰之鳴徒知其諧和中律雝雝盈耳而雲霧隔
之終不克一見其容狀不意今茲旅食都下而執事
方在省局門牆伊迩有請見之路是用上問興居以
適所願昔入有言曰唯賢知賢小人不敢自稱道顧
可以當執事之知乎伏念觀草茅匹夫受性不甚魯
唯其心志耿耿不忍自溺於流俗為學必欲見根本
為文必欲先義理晨夜探劘力盡弗已而州郡不肯
薦鄉黨不見稱年近三十隕獲日甚昨者因謁京師
忠賢所舉篆試乞私舟走西鄙將覲親其萬一未及
弛擔而貢舉已罷矣羈棲輦轂兩經晦朔親老食盡
又當婦寧踽踽而來悽悽而返士林不鑑其道有位
不知其名背仕進之門而復入於寒餓之水火此亦
烈夫好義所宜惜之也生平為文謹擇其二十四篇
寫成一冊及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草具其副
塵諸左右莅事之暇時賜觀覽足知觀心之所存焉
冒瀆威重伏增慙怖不宣觀再拜

爲文必欲先義理晨夜探劇力盡弗已而州郡不肯
薦鄉黨不見稱年近三十隕獲日甚昨者因謁京師
忠賢所萃策試亡私奔走西嚮將覬覦其萬一未及
弛擔而貢舉已罷矣覊栖輦轂兩經晦朔親老食盡
又當歸寧蹣跚而來悽悽而返士林不鑑其道有位
不知其名背仕進之門而復入於寒餓之水火此亦
烈夫好義所宜惜之也生平爲文謹擇其二十四篇
寫成一冊及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草具其副
塵諸左右莅事之暇時賜觀覽足知觀心之所存焉
冒瀆威重伏增慙怖不宣觀再拜

上李舍人書

脩撰舍人執事洪惟天之清地之淳矞雲膏露所稟無幾甘泉紫芝僅承其餘是故其正氣也升之則為神降之則為賢神所以造萬物賢所以治萬物其致一也賢人之業莫先乎文文者豈徒筆札章句而已誠治物之器焉其大則核禮之序宣樂之和緝政典飾刑書上之為史則怙亂者懼下之為詩則失德者戒發而為詔誥則國體明而官守備列而為奏議則闕政修而民隱露周還委曲非文曷濟禹益稷皋陶之謨虺之誥尹之訓周公之制作咸曰興國家靖生民矣自周道消孔子無位而死而秦嬴以烈火劫之漢由武定晚知儒術至今越千載其間文教一盛一衰大柢天下治則文教盛而賢人達天下亂則文教衰而賢人窮欲觀國者觀文而可矣吾君接　三后之遺烈對皇天之駿命身居九清横制四海獷俗庭而兵革偃年穀豐而禮讓作太平盛事漸而無纇辮是下明詔戒文弊抑末世之流宕復先王之炳蔚方內豪傑翕然承風援毫者悉本三代游談者盡闢五霸始自薦紳逮于韋布盡雍雍如也雖然羽者必有鳳毛者必有麟文章之囿則宗主存焉伏惟執事以

大臣予知聖人道業名天階從事冊府奇辭高識日
新又新潤色之任拾取如芥鍼將輔君政而主師教
四三皇而七六經固蒸入之宗主而學者之指南也
竊念觀家於江表生而嗜學誦古書爲古文不敢稍
逗撓行年二十八未獲薦用于時謗讟益多窮困益
甚悅然　自疑其業之非是輒敢決正于左右未知
蓍蔡之仁肯錫之一言哉謂之是則區區姓名當由
此而顯謂之非則齒少氣盛猶足以改習然則謂執
事爲文章宗主而指南於學者良不虛矣生平爲文
謹采其二十四篇寫成一冊及所著明堂定制圖一
道并序草具其副序諸侍者演暢多暇一賜觀覽千
萬幸甚千萬幸甚藪澤庸微于犯崇貴冒昧罪不
宣觀再拜

上宋舍人書

脩撰舍人執事觀不肖竊謂文之於化人也深矣雖
五聲八音或雅或鄭納諸聽聞而淪入心竅不是過
也嘗試從事於簡策閒其讀虞舜之書則心頹然而
厭於世觀軍陣之法則心奮起而輕其生味縱橫之
說則思譎詭而忘忠信熟刑名之學則急刻而泥
廉隅誦隱遁之篇則意先馳於水石詠宫體之辭則

志不出於匽匣文見於外心動乎內百變而百從之矣諒非淳氣素具通識旁照則為其所敗壞如覆手耳韓子有言曰儒以文亂德豈謂是乎然則聖君賢輔將以使民遷善而遠罪得不謹於文哉有周而上去古未遠而濬哲時起以綱領之彬彬之盛如天地日月不可復譽其大而褒其明也至于漢初老師大儒未盡凋落嗣而興者皆知稱先聖本仁義數百年中其秉筆者多有可采魏晉之後涉乎南北斯道積羸日剝一日高冠立朝不恤治具而相高老佛無用之談世主儲王而爭誇姦聲亂色以為才思麈芥功

偽滅去義理俾元元之民雖有耳目弗能復視聽矣賴天相唐室生大賢以維持之李杜稱兵於前韓柳主盟於後誅邪賞正方內嚮服堯舜之道晦而復明周孔之教枯而復榮遠乎朝家文章之懿高視前古者階於此也不意天宇之廣頹風未絕近年以來新進之士重為其所扇動不求經術而撫小說以為新不思理道而專雕鎪以為麗句千言萬莫辨首尾覽之若游於都市但見其晨而合夜而散紛紛藉藉不知其何氏也遠近傳習四方一體有司以倫官之故姑用汎取瑣辭謏舉無如之何聖人之門將復榛蕪

矣所幸　明后在阼賢臣在位慨然興念思過其波
凡曰有識孰不抃慰然詢於輿人則僉謂執事與禁
掖數公謀救斯弊用心最切至觀僻遠之民也獲聞
是語信之不疑誠以執事負大才業角馳英俊之場
疊為天下第一遭時結主坐致嚴近尚協同僚翊
起正道鑒吾人之胷而歸以中和之氣固其職矣雖
然世俗之仕難以道諭易以名誘誘之之術不在辭
費胡不於廣衆之中擇其好古知道有出於人者浴
其塵垢被以羽翼使奮飛於天衢庶夫聞見之者知
所勸勉乎記曰以義度人則難為人以人望人則賢
者可知矣若必求德行如顏閔文學如游夏者而後
取之則是待飛免腰裊而乘車也伏惟稍畢其論而
聽小人之請觀家於南楚生二十有八年矣自總髮
讀書蓋以耿耿之心為流俗所昏醉開卷執筆輒欲
闚見古作者之狀貌為之浸久非敢自謂有所得然
其用意不為不專矣家貧親老弗獲祿仕或怒其介
或笑其迂左排右擠潚墍是虞今茲旅食上國日聞
高義不憖賤陋奉累闕守必欲招延儁傑激勸頑鄙
顧可以隗為始乎昔牛奇章見稱於韓吏部而名遂
藉甚退之非僧孺所可跂及也然而所以稱之者急

於教道欲其行之者多庸兹獎勵而已耳今觀雖不
才抑猶未肯與僧孺等列執事不為退之之事則已
若其為之幸少留意焉嘗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
序其意在賛明經義以埤益一王之盛禮天門祕邃
未敢通獻謹繕其副陳諸座隅并以雜文二十四篇
録為一冊繼用塵瀆潤色多暇時賜財擇是所願也
志切言直有犯威尊俯伏待罪不宣觀再拜

上范待制書

知府待制執事觀嘗聞之鶡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始猶未信今乃知之嗟乎古之
為士者何其顯榮哉身弊緼而寵踰華衮質藜藿而
富埒千乘故有以南面之王而擁篲於匹夫公子國
相而執轡於羸老兹戰國之事尚未足法漢有天命
四履之遠化戎為華而猶求賢如不及州郡察焉四
府辟焉一介之善無敢漏畧縣鄉小吏名汙賤者也
翼之而仕角之而朝者往往有焉此無他蓋有國者
慮下情之壅遏得人以快耳目當塗者畏曠官之罪
以舉賢為稱職習俗相尚氣焰薰灼而然也故于時
能言以上多自琢飾閨門為仕進之階鄉黨乃榮名
之路獎助風教夫豈小歟厥後古道不逞辟科浸長

於教道欲其行之者多庸茲獎勵而已耳今覲雖不
才抑猶未肯與僧孺等列執事不為退之之事則已
若其為之幸少留意焉嘗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
序其意在贊明經義以埤益一王之盛禮天門詄遼
未敢通獻謹繕其副陳諸座隅并以雜文二十四篇
録為一冊繼用塵瀆潤色多暇時賜財擇是所願也
志切言直有犯威尊俯伏待罪不宣覲再拜

上范待制書

知府待制執事覲嘗聞之鶡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
中流失船一壺千金始猶未信今乃知之嗟乎古之
為士者何其顯榮哉身弊緼而寵踰華袞腹藜糗而
富埒千乘故有以南面之王而擁篲於匹夫公子國
相而執轡於羸老迨戰國之事尚未足法漢有天命
四履之遠化戎為華而猶求賢如不及州郡察焉四
府辟焉一介之善無敢漏畧縣鄉小吏名汙賤者也
翼之而仕角之而朝者往往有焉此無他蓋有國者
慮下情之壅遏得人以快耳目當塗者畏曠官之罪
以舉賢為稱職習俗相尚氣焰薰灼而然也故于時
能言以上多自琢飾閨門為仕進之階鄉黨乃榮名
之路獎助風教夫豈小欵歟復古道不逞辯科浸長

不由經濟一出聲病源而海之以至今日矧惟　真
帝在上皇天乃睠太平之根穩貫坤厚四鄙酣寢無
雞鳴犬吠之警法令流暢罔或牴牾役夫賤類馳一
乘之傳則足以呼舞諸侯矣三尺童子掾案美筆則
足以斬決強梗矣不待偉人深智而職事已治故雖
浮華淺陋之輩率爲可用聲律取士孰不曰宜學小
則易工利近則可欲負位有數而求之者多國朝患
其或私謁也於是糊其名易其書混致於考官之手
固不知其立身之行幹蠱之才雖有仁如伯夷孝如
曾參直如史魚廉如於陵一語不中則生平委地况

執其柄者時或非人聲律之中又有遺焉厲於鄉奏
於禮部第於殿庭偶失偶得如奕碁耳名卿大臣以
其無舉知之責也閉其口不復言天下士俛視同術
踈若秦越養威重崇愛惡管庫之隸洒掃之僕皆得
以保任而惜一言以舉遺逸雖然好古潔廉之士寧
忍饑而死耳安能仰面以希其咳唾於戲學道之無
益也如與夫宜其腐儒小生去本逐末父詔其子曰
何必讀書姑誦賦而已矣兄教其弟曰何必有名姑
程試而已矣故有纖緗凝塵不記篇目而致甲科惟
薄汙辱市井不齒而諧美仕勸善懲惡將安在邪萬

執其柄者時或非人聲律之中又有遺焉薦於鄉奏於禮部第於殿庭偶失偶得如奕棊耳名卿大臣以其無舉知之責也閉其口不復言天下士俛視同術踈若秦越養威重崇愛惡管庫之隸洒掃之僕皆得以保任而惜一言以舉遺逸雖然好古絜廉之士寧忍饑而死耳安能仰面以希其咳唾於戲學道之無益也如此夫宜其腐儒小生去本逐末父詔其子曰何必讀書姑誦賦而已矣兄教其弟曰何必有名姑程試而已矣故有纖緗凝塵不記篇目而致甲科惟薄汙辱市井不齒而諂美仕勸善懲惡將安在耶萬

一史臣示書法於後世則赤墀之下當有任其責者矣噫非大賢君子其曷能矯之覯建昌南城人也生二十有九年矣齠齓憙事以進士自業擷花蕊寫雲煙為世俗辭語頗甚可取愚不惟道之隆替時之向背輙游心於聖人之蘊志將以竟吾　君義吾民晨夜精思頗為有得視闕政如己之疾視惡吏如己之讐恨無斗水以洗濯瑕穢四顧悲歌時或涕洟然而命薄計拙動成顛仆鄉書之不録況爵命乎孤貧無依載其空文走南北揖焉而川竭蹄焉而路窮嘗遊京邑凡時之所謂文宗儒師者多請謁焉但伏執事之名時最久矣謀之於儒林則又謂執事表知樂之士有自褐衣而得召者如覯等輩庶可依歸不幸未及弛擔而執事以言左遷時異事變卒無所遇彷徨而歸又黜鄉舉身病矣力窮矣仰喜朝車適留茲土故不遠五百里犯風雨寒苦來拜於廡下古之君子居易以俟命不患人之不己知今覯也踽踽而來若行賈之為者其故何哉伏念家世貧乏幼孤無兄弟老母年近六十饑焉而無田寒焉而無桑喁喁科舉求不可望之禄以為養抑跡闊矣每朝夕進側則見髮斑體臞而食淡衣粗烏鳥之情痛劈骨髓王城百舍

肘腋諸議豈宜少人漸而收之蓋自今日觀雖不才以備一人之數顧不可乎苟取其窮而通之取其賤而貴之補罅續斷粗當益國不徒矯世俗勝舉士之名而已此在高明熟慮之也弗復云云嘗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前日度支魏公以列于座隅兹不再獻潛書十五篇野記二篇禮論七篇共一冊謹用塵瀆嘗行所業五卷亦以資閒暇一笑皆舊寓不精致恕而擇之可也不宣覯再拜

上孫寺丞書

寺丞執事當今天下職官孰輕重我去於民不遠事

天門九關銖銅不畜何路自達遐方小郡知已斷絕姦邪所怒哆治所笑身無油脂日就乾腊往時多事勤苦成疾今茲憂愁益復發作長恐醫餌不繼忽沉溝壑內孤慈母上負明時所懷不伸抱恨泉壤以此計校不宜默默是以來也伏惟執事以文學名家以公忠許國封書言事交於母子夫婦閒無所隱諱庭辯窄捐而辭不可屈此其心將大有為者也不日祗奉明詔歸于 帝右持衡制事當不因循然則仕籍未甚清俗化未甚修賦役未甚等兵守未甚完異方之法亂中國夷狄之君抗天子長驅大割用工非一

肘腋諸議豈宜少人漸而收之益自今日覯雖不才以備一人之數顧不可乎苟取其窮而通之取其賤而貴之補縛續斷粗當益國不徒矯世俗勝舉士之名而已此在高明孰慮之也弗復云云嘗所著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前日度支魏公以列于座隅故不再獻潛書十五篇野記二篇禮論七篇共一冊謹用塵瀆常行所業五卷亦以資閒暇一笑皆舊寫不精致恕而憐之可也不宣覯再拜

上孫寺丞書

寺丞執事當今天下職官執輕重弍去於民不遠事

之一介必折諸其庭莫如縣大夫者吾邑之在江表亦繁鉅矣戶口櫛比賦米之以斛入者歲且數萬自政不得人二三年来尤爲昏亂公庭擾擾塞耳不聞愁嘆民錢獄理交手爲市刺史弗之恤廉使弗之問裹糧北走路宿一月然後至京師天門沈沈虎士交戟朝無親黨袖無金貝有能自達其冤者乎是以窮夫細人拷掠且死噤不得言唯仰首拜天以顧雪活嗟乎 聖人在上此何罪也不意復有執事敢而正之民之瘡痍洗刷鋤擾吏之宿贓奪諸其懷書牒訟爭者不待尺布斗粟直捷而返里胥大保隨候衙唱無土工木材之責縮弊布衣食菜飲水晨而出暮不敢休勉勉哀矜與赤子爲父母貧人修婦之所竊笑守道君子嗟嘆之不暇嗚呼仕今之世處今之俗其心皎皎追古人爲徒伏惟執事之事業其小大何如也但恐聽詳則事滯變極則姦生高明多見當自知矣小人無位請贅言之押券書移畝税者立判時遣無淹久以還其力則農不傷鼠竊狗偷得情則已無姑息以枝其辭則捕逐之吏敢奉其職村氓僻陋遠者二百里負米爲食十指六七以足薪芻房債之費旦入郭門夜馳而出往返猶且數日者必求其根待

朝廷犬馬驅指膚寒熱腹饑渴顛倒而不變非獨人之云云坐而自歎且自笑者也今者進不敢祈執事尺書之薦退不敢受里閭啓齒之嘱以希幸於左右觴酒饋炙非所懷也唯其公論未察思得自陳以增盛德之分寸故為之一來執事以為何哉不宣覯再拜

上余監丞書

監丞執事覯南城小草民也竊聞執事以文辭判是非取先天下豪俊馬首南嚮尹越大邑盛名之下不獲愛坐臥越四百里奔走來見嘗所著文家貧弗及更寫謹獻舊藁一策凡九十五首約萬餘言以請命

其蔓或旬或月然後罷歸則將顛躓乞假之無地夫耜不得深其田斧斤不得釆其山矣賊徒狡獪心豈廉恥昨鞭今戮猶或不悛若必撫而哀之則將訟上官之語以誣捕已者如此則雖白晝解人之衣貝者掩目而過矣仰惟執事以明易慎以義奪仁情見則勿疑罪當則勿恤乃古君子佩弦之流也玉光無瑕綱目無漏完粹精密可勝道哉觀邑外草萊之民也落魄不肖生年二十三身不被一命之寵家不蔵擔石之穀雞鳴而起誦孔子孟軻群聖人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國濟民為意餘力讀孫吴書學耕戰法以備朝廷犬馬驅指膚寒熱腹饑渴顛倒而不變非獨人之云云坐而自歎且自笑者也今者進不敢祈執事尺書之薦退不敢受里閭啓齒之囑以希幸於左右觴酒臠炙非所懷也唯其公論未察思得自陳以增盛德之分寸故為之一來執事以為何哉不宣覼再拜

上余監丞書

監丞執事覼南城小草民也竊聞執事以文辭判是非取先天下豪俊馬首南嚮尹茲大邑盛名之下不獲受坐臥越四百里奔走來見嘗所著文家貧弗及更寫謹獻舊藁一策凡九十五首約萬餘言以請命

階闥伏念觀十歲知聲律十二近文章思慮猖狂耳目病困者既十年矣而公不舉於州郡私不信於閭里拂天莫見　明主窮海未遇知己朝談仁義暮學計策云云雖多徒取笑惟老母坐堂親變盈屋未耜不供升斗之食桑麻不足一帶之衣塵埃四走乞丐無地此亦立節丈夫所宜歎惜者也今執事識量足以鑒藏否位望足以為升黜亦奚吝開卷一覽思其所以哉夫驅馬而責之者為市人所貴賤未足以為駑良遇伯樂而弗一顧則雖日馳千里皆驢材也伏惟少留念焉他日執事得佐將相洗濯四裔瑣瑣之力一獻門下以託名於本傳之末顧不美歟古之相遇者或以一言之善或目擊而道存意氣所合啓齒後也不復浮辭惟增媿畏而已不宣觀再拜

上蘇祠部書

通判祠部執事觀每讀書傳見古人有先後相因貴賤相取刷浴塵穢挈而致之功名之境者未嘗不廢書太息已或泣下何者茲道寂寥為日遠矣士之褐衣葦帶顛倒風塵時無不拒肘歎望曰我無知己一旦成大聲享大任則復因循自守鮮能知人盖處賤而求人知也則利在乎己既貴而知人也則利歸

於人為己而不為人是以然也謚此達者自達窮者
自窮上下背馳不翅胡越見天球河圖委在溝瀆不
肯一濡足振起之而安行自若者皆是也欲望張皇
古道贊勸士類使碌碌者聞風而勇善不亦難哉是
皆假道義以自進其身身既進則忘之矣真有道者
果不如是伏惟執事以佐王之才應期而出第進士
為能官中賢良受清秩治道二十五策霆轟風飛震
伏天下非真有道者安能卓犖如此是則夷高翦蕪
為後進開路誠有望於執事也覯南城賤民自以家
世儒素生長好學由六七歲時調聲韻習字書勉勉

不忘逮于今玆年二十七矣其間染采薰香附合時
律外尤存心於古學沉酣鼓舞其志不甚眇小然而
進不得州郡舉退不得鄉曲譽饑寒病瘁日就顛仆
抱其空文四顧而無所之今者竊嚮執事風采不辭
道路暑濕之勤夙夜奔走求通於門下以執事之明
其亦為之動心哉覯生平所著力弱貨殫不能盡寫
今所摯者舊文五卷蓋備舉子常禮禮論七篇潛書
十五篇別寫為凈本一冊政治餘聞首乞觀覽其餘
隨帙細碎苟蒙顧取續當具其藁以獻雖然猶未足
以盡覯所懷也覯往者每見邦國政教有玷缺不完

者下民疾害有酸楚未復者撫其條目雜然甚多因欲作狂夫策五卷既成其五篇矣自以意切言直懼爲世俗所忿謂執筆瞻顧退撓而止又以明堂者古先帝王之大事而去聖久遠規模莫見周禮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呂氏春秋十二記室个之說參差不齊緣漢迄唐老師大儒各執一經相爲矛楯有國者不知所以裁定遂使布政之宫缺而不立雖有作者皆取臨時處置非復先王之法象覩謂周禮大戴禮呂氏春秋皆聖人賢人之所作述不宜輒有乖異反復究省則制度果同但立言質畧意義不顯鄭康成蔡伯喈章泥文太過遂成派分故嘗挾而正之決而通之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三家之說坦然大同堂室之度靡所回惑的的然如見成王周公享帝視朔朝諸侯於其上因欲作明堂定制圖一道并序遇病中廢未克成之復謂易者三聖之所以教人因時動靜而終之以德義五經特是爲深矣古今解者唯王輔嗣尤得其旨然亦未免缺誤況此經變動無常學者不能知所準的觀常撮其文卦各有部分仍辨輔嗣之失因欲作易論十篇然非沈思處旬月間不可以措筆是三書者他日即成就跪致於几席之

側則夏時坤乾未必不為仲尼所取也今之獻者聊可味其一臠耳仰惟執事思古人相因相取之道而念其所以來之意羽凡骨為飛仙起涸魚為雲龍藥石哺乳使其銜恩則他日執事入坐廟堂出擁旄鉞遂大勲於時覯雖不才東西指顧必有可用今也不敢豫自道幸執事裁之不宣覯恐懼再拜

寄上范參政書

慶曆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材異等科李覯謹西望再拜奉書參政諫議明公閣下覯一二年來竄遯山谷竊聞明公歸自塞垣參預朝政無似之人辱知最厚延頸下風憂喜交戰喜者何謂與明公立天下之功憂者何謂恐明公失天下之名夫以明哲之性樹剛中之德裁量古今懸測衰敝昔者言之而不得行之誠無可柰何今在行之之位矣蓋當築邦家之基天不足為高地不足為牢此所謂與明公立天下之功也然塞孟津者非捧土可足治膏肓者非苦口不宜遺闕之原豈是眇小若曰愚更張之難以因循為便揚湯止沸日甚一日則士林稱頌不復得如司諫待制時矣此所謂恐明公失天下之名也嗟乎當今天下可試言之歟儒生之論但恨不及王道耳而不知

覇也強國也豈易可及哉管仲之相齊桓公是覇也
外攘戎狄内尊京師較之於今何如商鞅之相秦孝
公是強國也明法術耕戰國以富而兵以強較之於
今何如是天子有帝王之質而天下無強國之資爲
忠爲賢可不深計洪範八政首以食貨天下之事未
有若斯之急者也既至窮空豈無憂患而不閑節用
以取足但見廣求以供用夫財物不自天降亦非神
化雖太公復出於齊桑羊更生於漢不損於下而能
益上者未之信也况今言利之臣乎農不添田蠶不
加桑而聚歛之數歲月增倍縠衣止食十室九空本

之既苦則去而逐末矣又從而罷其末不爲盜賊將
何適也况旱災荐至衆心悲愁亂患之來不可不戒
明公何不從容爲上言之國奢示儉抑有前聞動人
以行不煩虛語必也省宮室之繕完撤服玩之淫靡
放宮女以從伉儷罷樂人以歸農業後庭愛幸使衣
無曳地群下賜予使賞必當賢戒逸樂之蕩心慕淳
樸之爲德不唯惜費亦足移風至於昭事神祇尊奉
釋老務從中道無徇末流郊祀天地禮之大者先王
立法實有明文謂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其德故牲用
繭栗器尚陶匏大路越席以昭其儉愚儒在野不覩

大祀間之道路有異於斯費鉅禮煩願留意也寺觀所須未嘗盡見唯前年在京值修開寶寺嘗觀其所用誠難定數然以意論之害亦大矣且時賣官雖大理評事無慮一萬緡耳假如此寺秖費十萬緡亦當十員京官矣彼十員京官以常例任使數年之後便當臨民以為萬戶縣尹則十萬家之禍又以為十萬戶郡守則百萬家之禍矣若輟一寺之費而不賣十員京官是免百萬家之禍佛如有靈豈不歡喜一寺尚爾其他可知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矯枉過正此其時也設謂復于質畧虧損國容無以觀示于下

則未知瑤臺瓊室孰若茅茨土階之榮也若以遠古之道難為比擬則近世豈無其事哉隋之文皇既可為吾　君法矣唐之楊綰亦足作吾相師也此事尤淺近蓋在明公術內久矣然恐富貴娛樂有以移人故敢告于左右嗟乎人壽幾何時不可失無嗜眼前之爵祿而忘身後之刺譏也覲才不適時體復多病非有望于仕進者也所願草茅之下復見太平瞑目黃泉蔑遺恨矣所著慶曆民言三十篇謹錄上獻伏惟稍賜觀覽干犯鈞台寔增慙汗不宣覲再拜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七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

後學南城左贊編輯
後學廣昌何喬新校正

書

寄上富樞密書

慶曆四年六月四日應茂才異等科李覯謹西望再拜奉書樞密諫議明公閤下伏以天時否結海內煩費力支王業屬在賢人況樞密臨軍國之權明公通古今之道才位相稱功德可圖此有志之士所以願忠於僕人也覯江南人請言南方事當今天下根本

在於江淮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何者汴口之入歲常數百萬斛金錢布帛百物之備不可勝計而度支經費尚聞有闕是天下無江淮不能以足用也吳楚之地方數千里耕有餘食織有餘衣工有餘材商有餘貨鑄山煑海財用何窮水行陸走饋運而去而不聞有一物由北來者是江淮無天下自可以為國也萬一有變得不為廟堂之憂而姦雄之幸乎議者多輕東南謂為怯弱而不知為官軍則怯為亂賊則勇矣今之卒伍例非勁健必也少有材力自已別營衣食安肯湼墨而就拘執唯無聊之人塡壑是懼不得已而為之耳謂之怯也不亦宜乎若夫驍悍之資狡猾之性因緣忿憤過有覬覦則安知其無勇也世俗但見 藝祖取之之易而謂事勢常然殊不知以我 宋應天之始乘李氏失政之餘殘殺忠臣熒惑群小兵叩城下猶未知之而今而後焉得此愚暗之賊又焉得此神武之師乎以治討亂尚難為計以亂攻治將如之何曹公用兵不謂不善而弗能以一矢加於孫權者非特山川之險亦以馬超韓遂在關西故也今之輟耕壟上豈無鴻鵠之志者然且伏而未起有所待也不幸一旦邊

鄙戒嚴而荆楊乗亹廟堂之上何以謀之長淮大江壍其前西戎北虜猾其後畏首畏尾力屈貨殫當是之時雖周公為相太公為將恐無及也幸今無事何不早為之所三四年前閩人為弓手鄉閭之内驚擾百端曽未幾時已聞停廢而募諸宣毅繼以土軍聖朝用心小子何見然以意論之弓手雖無取而宣毅土軍又不如弓手遠矣豈唯無益且有害焉昔者之籍弓手也自成丁以上皆守令親擇之稍有强壯悉無逃匿彼宣毅土軍既曰募人須從所願當職之吏務登其數雖甚驚怯亦預收錄此一不如也夫弓手

本乃良民徭於公上或田園富厚或骨肉衆多自重其身不為罪惡彼黥額之徒率多無賴階於窮困旋置妻孥一動其心復何所顧此二不如也夫弓手訓練有時團結有處散歸廬井無預廪給彼宣毅之名殆十餘萬一歳之費無慮三百萬矣加之土軍未知其籍是取無用之人為匱財之本此三不如也觀其罷輭之容動皆取笑驕盈之氣已欲陵人雖無武功自謂禁旅若主將無恵失於無循姦回矯詔卒令起發因其怨恨讐以訛言不出城闉自為盜賊未可知矣此所謂豈唯無益且有害也朝廷徒見名籍之影

且聞講習之勤謂為有備蓋未之思矣夫用兵之道
豈特武藝而已哉先在治其心次可用其力昔晉文
公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於
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又曰民未知信於是乎伐
原以示之信又曰民未知禮於是乎大蒐以示之禮
民聽不惑而後用之故能一戰而霸後雖不及猶有
吳起吮疽而戰不旋踵李廣與士卒共飲食而愛樂
為用上下相得豈徒然哉今之守郡監兵職為將帥
奉行邦典豈敢他言恩意不通路人而已立尸之地
何以使之矧將帥之材在乎奇偉而今所謂良吏者

小心畏忌之士耳彼欲笞人數十猶顧文法捉筆不
敢斷而望其一步百變赴死如歸何可得也嗟乎既
往不咎來者可追宜毅士軍聚之已久誠不可去然
宜於不可去之中刪其尤無用者降隸于廂既減資
粮且實役使其存者則析其部伍易地而居名之駐
泊離其黨則無構扇之姦去其鄉則為興發之漸仍
使稍供差遣以代舊之屯駐屯駐者又還故郡則廂
軍可省招收矣此亦防患之微意而節用之一端也
其於軍示武威備禦他盜無勞益衆惟任選賢商周
不敵自古然矣何不於朝野之間舉守郡監兵之職

勿拘資級務取英才至如荊湖楊壽昇洪杭福廣桂諸部宜命大臣為之節制重其操柄許以便宜辟召豪傑咨詢計策淹之歲月庶可鎮安若謂假以威權事當疑阻則小白重耳非無土地陳勝吳廣豈是侯王或以霸主而尊周室或以匹夫而亡秦族逆順之心豈皆形勢使然也況今賦歛之煩數倍常法旱暵之作絶異曩時民力罷羸衆心愁怨造形而悟其可忽諸明公受國厚恩為世賢輔解絃易調正在此時謀人之軍師邦邑為有危敗是誰過歟覯自惟迂闊之流實無榮禄之望但恨養生之地僻在一方憧憧

衆人無可與計事者常恐小才為累白刃相臨守死則無名脅從則有罪所以夙夜憂懼寢食弗皇不知我者謂我何也語有之可為智者道難與俗人言瀝血書辭敢告執事幸而帷幄之籌不舍庶人之議歐我元元躋於仁壽則覯也得保首領以沒受賜多矣所著慶曆民言三十篇謹録上獻伏惟少賜觀覽仰犯鈞台豈勝慚懼不宣覯再拜

寄上富相公書

至和二年八月十七日將仕郎試太學助教李覯謹西望再拜奉書集賢相公閣下鄉者相公偃息于外

竊也若夫禍以忽而生勢以激而動亦不可不知朝廷憂西北而不憂東南無寇賊之備是所謂忽也用力於西北則勢不救東南生姦雄之心是所謂激也竊恐燕趙有舉烽之變則荊揚無安堵之民其曰無備者非兵非食官不得人之謂也今之取才既不盡善而南國卑薄偏以江湖朝士亦不欲來比於四方最為少人近者儂智高之亂足以觀之矣智高之起於邕也非若鬼神出自恍惚蓋有萌漸可見人或言之而主者如不聞及其至於廣也非有羽翼降自空虛蓋已旬月之行衆欲距之而主者閉門之不暇遂

十有一年天下之士憤懣者無所吐天下之民窮苦者無所愬　宗廟有神社稷有靈佑啓　聖心廓然日出擯讒說於九地之底登舊德於赤天之上含氣之類孰不相慶千萬幸甚千萬幸甚議者曰賢人當位矣恢儒復古此其時矣覯以為不然周公相成王必先有討於管蔡商奄而後制禮作樂孔子為魯司寇亦且殺少正卯會夾谷以懼齊侯取汶陽田未聞區區以文字為先何哉緩急之節然也今之大患患在夷狄士大夫之耳目屬于相公久矣謂排難解紛不在他人才如斯位如斯壽深策遠蓋非小子所難

使百越之地千里無煙積尸成山流血成川非他也
官不得人之弊也凡今任官貴在科名彼嶺南郡守
不知幾人非但無功又不能死唯趙師旦曹覲以節
義自顯夫二人者皆無出身孔宗旦以負謗之故謫
掾于邕事未起而言言不用而死夫入豈有科名哉
凡今用法小過不宥而大刑不行小過不宥故跅弛
者廢大刑不行故首鼠者安嶺南之吏或不備不虞
或偷生惜死而不聞有伏鈇鑕者以不忍之政馭無
恥之人如乘駑駘而舍鞭策欲其致遠何可得哉所
幸智高豎子本無遠略如使匹馬尺鐵踰嶺而北則

江表生靈已魚肉矣當是時數百千里之中無一人
可與計事者或云修城池或云教士卒秪以行破公
文何嘗得似兒戲令人見之不覺大笑賊若能來誰
有今日相公非常之人固不為常人之事見幾而作
今也其時若謂才之難得道在馴致則凡守大藩如
古方伯連師者且宜慎柬每十數郡得一俊傑以臨
制之亦足以有為矣如此雖大駕登單于臺元帥勒
燕然山無南顧之勞擾況當平世誰敢動哉觀慶曆
四年嘗以書言南方事必達左右矣後二年作長江
賦欲干衡室之聽而無路以通謹錄一本塵玷台座

草茅之愚行年四十有奇一事不成百病俱發未知餘年有幾唯未死間不逢亂賊是所願也故復呫囁上瀆威尊伏惟哀其狂而寬其罪不宣覯恐懼再拜

寄上孫安撫書

皇祐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丁憂人李覯謹再拜奉書安撫密學諫議節下覯病卧草中聞朝廷委節下一方之事戴驚戴喜已而泣下嗟乎自嶺表有變數千里間火熱湯沸而未見有左右前後之臣負大名於天下者一來鎮撫竊疑江湖之民獲罪上帝不復得為周家草木在行葦之詩矣今也傳言節下當來有如司命仙官將自天降荒陬士女罕識貴人賢人孰知所以來之旨愚心耿耿實異於衆輒緣漆室憂魯之義願有以控告不幸酷罰在身未經祥禫請見則非禮寄書則不恭日夜惟思罔知所措忽覩牓示令實封齎來何幸如之然而開設數路許以酬賞苟應募而言是傭徒鬻賣之道高潔之士得不唾其面哉退又念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安得避干賞之嫌沮願忠之意由此奮發節下試聽之嗟乎今之天下何其少人哉人材高下未敢輕量若夫至公至忠圖國忘身者誠不易得凡居位者何異一曹司但行文書

不責事實但求免罪不問成功前後相推上下相蔽事到今日猶不知非昔西戎叛時數年間天下之民破骨出髓而不能取元昊一塊土今南蠻又叛數月間江湖之人拆衣賣絮而智高方擁美女在珠玉堆中坐耳何者十羊九牧朝令夕改作無益以害有益故也彼智高者豈英雄哉打刼之尤者耳愚嘗謂彼失於久而我失於速彼若能速廣東非我有也我若能久彼焉得跳梁若是哉何謂彼失於久當其自邕而來所過諸郡突如破竹若能因其倉庫撫其民人分留同惡合聚亡命以守之避實攻虛直趍英韶南雄以拒大庾使江南之兵不得過雖廣西兵來而東路之勢已盛則五羊孤城仲手怯師囊橐中物耳舍此不為而為持久之計豈有人作賊深入主國無饋粮無外援而可頓於堅城之下連月不去以待王師之來哉此所謂彼失於久也何謂我失於速當賊在五羊城下時王師幸得到英州若能分兵屯守要害堅壁清野以待之彼將何如梁孝王天子母弟周亞夫尚不可救況廣州仲簡何足可惜彼求戰則不聽欲走則無路粮食當有限寶貨豈可餐越月踰時自當乾死況蕃漢烏合其心不一力盡勢窮寧無疑貳

賻賞在其前斧鉞在其後智高之首何難可致不戰而屈人之兵古今一也豈有人為將秉驛會師與士卒未嘗相識昏至晨戰挺身入賊如此雖豫讓為軍負要離作節級有何恩義能使之用命也以侯伯富貴之身落豺狼腥臭之手遠近聞之莫知所由皆以賊為鬼將神兵非人可敵故鋒刃未交而心膽已碎後敗甚於前敗今日甚於昨日徒使狂童謂天無網此所謂我失於速也自有事以來江湖之間誠宜設備然所以備之豈其道哉豈作無益以害有益者哉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不得為節下盡言也嗟乎疾在四支皆知護心腹矣恐風氣之內入也而不知用藥無節則心腹自生疾敵在嶺表皆知備江湖矣恐蠻寇之內攻也而不知作事無術則江湖自生變四支之於心腹嶺表之於江湖其遠近緊慢以節下之明固不待人言也嗟乎彼智高者終何為哉歷觀自古豈有如彼等人能成事也彼之所至奪人財物燒人室宇食人老弱妻人婦女人之仇讎無甚於彼者安能成事哉但恐嶺表未定江湖日貧而群盜起耳夫群盜者初不足畏或數人或數十人或數火或數十火然後以小合大以近合遠遂成千人萬人耳雖

然此等亦安能成事哉賊殺既已甚天誅所未及於
是乎有長材大力假忠借義以討賊為功以要王爵
以歸民望如孫堅父子漸不可制此愚心之憂也嗟
乎江淮而南天府之國周世宗之威武我 太祖之
神聖非一朝一夕而得奈何因循不以賢才守之今
日之事可謂急矣誠得左右前後之臣負大名如節
下者數人使居潭洪荆昇揚杭福州兼節制一路屬
郡官吏得自廢置然後可以言利害官不得人雖言
之誰為行哉朝上千疏暮降百勑付之曹司適煩擾
耳如曰得人請試言其畧今之先務莫若使甲兵不闕

盜賊不起民不至無告士不至失職如此者凡十事
一曰諸州舊有宣毅百數雖云不武悉已南征昨者
調鄉弓手將以為衛縱令未罷復何可憑且勿論其
人勇怯彼弓手之家固不在城安有盡室已落賊中
而肯一身更為官守鳥驚魚駭事灼然矣愚謂守城
當須城中之人人人生尚氣愚智皆同嘗觀角觝與競
渡之類一坊一巷互爭勝負千百為群至相殺害何
者恥居人下故也官之使民曾無激勸點簿呼名若
牽牛羊彼何興味而為之哉今若為廣場於邑居之
中先取有勇力為衆服者寵異之使率其黨以閑暇

習諸兵仗勿為名籍各任去来既不妨其業又得以自由於是制為勸賞之法凡若干日一試其藝有地稅者常憂執役試中則與移下名有市利者唯患當行胡剛切試中則與免一次胥徒以此差補僧道以此披剃凡百施為必先武力至于有罪亦當原情苟非害人得以功贖如此則人可以日添藝可以日進比屋之民皆為甲士可也然後東置帥長潜加部勒志定氣剛誰不可用況家貲在内血屬滿眼倉卒之時必得死力二曰昨者鄉弓手萬家五百人大縣至一一千人不謂不多然而驅之来就郡邑廢其耕耘離其骨肉負米擔錢闔門在路是不便於私也手執戎器心在閭門籍此虛名影其色役是有累於公也今若於村落之中每十數里為一教場使其人員各以閑暇就便集之既不妨農且無所費當戶差役勿復與免或其有故則許兄弟子姪遞代乃是一人在籍數人習兵其餘戶口及寺觀童行願教者亦聽勸賞之法一如城中如此則保全鄉里扞禦疆界求之人情必可倚賴三曰古之治民唯欲富庶今之治民特惡豪右夫富豪者智力或有以出衆財用亦足以使人將濟艱難豈無其効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

耆壯已賣田破人之家前後不少為耆壯者懲其若此須求被劫之人願陪所喪之物與其賞一二百千孰若陪一二十貫但知惜費豈復畏罪哉賞所以得賊亦所以失賊諱之之謂也然非厚賞則賊不可得矣官不能備必出於民顧當改制耳愚謂莫若鄉置賞社計戶等以歛之命富人以掌之用盡更歛以此為常今夫大鄉或二三千戶小者亦數百戶與其使耆壯三五人出泉孰若使一鄉千百戶同力其數則少其歛則緩既免破家誰肯縱賊五曰茶鹽之禁本非便人經費所須蓋不獲已江嶺之交最多鹽賊起者蓋多於主户矣若許富人置為部曲私自訓練凡幾度試勝兵至若干人或擒盜至若干火者授以某官仍寖進納之令以一其志凡人既得以兵自防又得以官自進苟有餘財其誰不勉歲年之後千夫長百夫長不難得矣周禮鄉為一軍未聞反叛秦人功賞相長何患豪強大有為者宜無猜忌四曰人之為賊亦有其漸始則黑面夜行僅如狗鼠或掠小家子或刼獨行客鄉亭之吏知而諱之不告于公上故使長惡不悛積小成大蔓草難圖有自來矣鄉亭之吏諱之何也凡今賊發之地必責以賞錢縣尉未下馬

而為大害者往往有之矣此本良民但為衣食與商賈何異哉惟其犯禁耳俗吏不明事體武卒又貪賞錢不料形勢多方伺捕彼自以其罪重寧鬭而死幸而不死豈得復為平人哉求活草間固其宜矣愚謂當少緩之百姓日用不可使知姑以用度不足其事其事權住給賞如此則伺捕者宜其縮手犯禁者得以安心苟能加以仁恩亦可錄為死士六曰大抵東南土田美好雖其飢饉之歲亦有豐熟之地比來諸郡各自為謀縱有餘粮不令出境昨見十程之内或一斗米糴五六十價或八九十或一百二三十或二百二三十價雞犬之聲相聞而舟楫不許上下是使賤處農不得錢貴處人不得食此非計也況於境内又有禁焉止民糴以待官糴是也且賈人在市農人在野糴之則米聚州縣不糴則穀留鄉村徒為日日修城池而不筭其中蓄積亦可笑矣若曰官糴數足然後放民糴俟河之清耳官糴價一定民糴價漸高難易如何哉愚謂當弛一切之禁聽民自便仍為著令以告後來七曰古之貴者舍征止其身耳今之品官及有蔭子孫當戶差役例皆免之何其優也承平滋久仕宦寔繁況朝臣之先又在贈典一人通籍則

旁及兄弟下至曾孫之子安坐而已比屋多是衣冠素門方係繇役日衰月少朝替夕差為今之民蓋亦難矣愚謂三丞以上官及正郎以上子孫若贈官兩省以上自可且從舊制其餘一例給使如此則農夫稍得息肩世胄亦無自憤八曰令之賦稅較古則輕唯諸攤配大為煩費夫攤配之物皆受直于官比之市價不甚相遠然而村民或去州縣一二百里既難累足且畏後期故有市井之人代幹其事官未得銖兩民已出斤鈞執耒者所以無聊游手者所以專利愚謂莫若使諸縣凡有求物則選邑中富而好善者

一人委之集事仍須令佐躬行檢校事畢之日計其實所費錢使民償之如此財用可以無枉困窮可以更生九曰令之卒伍餼廩甚厚而入不頓為者何也徒見其貧窮耳餼廩厚而貧窮者患在兼并卒伍而可兼并者亦勢之然大凡從軍多是單獨初來營壘未有妻孥居則無屋用則無器於是兼并者得將養女召為贅婿令朝有室明日上綱在路日多住家時少故其一女可當數夫既以家口為名即是衣糧入已嘗見一家養十二三女請五十餘分而所養女日夜紡績與其家作婢耳餼廩歸於他族貧窮切於己

身不死則逃非偶然也愚謂莫若使諸州凡招到八
官為昏娶及置屋宇什物使得成家然後遠役如此
則不唯存恤見兵亦足招延來者十曰今之發解謄
録封彌雖曰至公諒非遠慮識平側者昂昂哂笑談
王覇者往往退蔵寃苦之聲遠近如一愚謂宜復祖
宗之法以求郡里之譽凡諸征鎮亦許辟除如此則
人望有歸學者知勸原夫之輩得之何補跅弛之士
失之可惜飢寒不如兵死寧免生心英雄落我彀中
乃為上策嗟乎弱甚矣憂至矣非立大奇不足以救
愚言雖未奇節下亦無怨勿與儒生言儒生必罪我

勿與俗士知俗士且笑人管仲復生商君不死天下
乃安矣覩慶曆四年有上樞密富諫議書一首俄聞
富公出使河朔未知其書達與不達慶曆六年又有
長江賦一首天險難升無路通進今各寫一本去領
節下覽之足以知愚心之憂非一日也嗟乎行年四
十四矣結髮脩學自謂非常人老大栖栖便是常人
耳然昔應制科辱召第一今為試助教雖云冗散猶
望朝廷以詞學進之必不於風塵之際以游說徼幸
節下明察知其無意於酬賞也嘗著周禮致太平論
十卷此乃愚心所自憙可以備乙夜之覽者節下幸

問焉當獻其意悃悃之懷未盡於此儻容白帶以見
宜有面言不宣覲再拜

上蔡學士書

日月應茂材異等科李覲謹再拜奉書諫院學士從者伏以王佐之資在言責之地有行下國將歸于朝志義之士靡不欲效肝膽於車下矣覲不肖郡縣之得失軍民之利害非所能知然有事雖似小而患則甚大憤憤於心弗能自已者願一言焉同郡有鄉子房自前年游京師去年秋寄書於其家自言因奏封事得恩為齋郎鄉人以其無行也初未甚信及見北来者且問諸郎吏皆曰無之於是鄉人愈疑其詐矣今玆来歸果無禮部補牒獨執御藥院文書一紙以為符驗而沿路郡府食以衣冠待之本處轉運不疑其欺又給憑由使與置銀銅坑冶因緣形勢豪蔽州閭萬目蚩蚩無敢明辨竊可怪也覲竊評之曰以御藥院文書可行耶不可行耶子房已受補牒而不以隨身耶且三者皆可為之切齒也御藥院文書可行則國家之禍耳其不可行或已受補牒而不以隨身皆子房之罪也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示天官之不敢私也況武祖文宗防萌杜漸上設中書樞密院下

分臺省寺監所以夾輔聖政互相關防齋郎雖微然須勑下禮部而後給牒收補今秪欲憑御藥院文字不必朝省指揮則是宦者奪宰相之權王命出小臣之手禍亂之本莫斯為大女主幼君尚不及此陛下明聖焉得有之此可為切齒者也若以其書不可行用則安得執為符驗藍衫木簡便稱官人乘馬從徒平揖有位國之常刑將焉用也且齪齪一夫飾以巧言自淮徂江若履無人之地設有大姦大賊造為妖妄誘脅州縣則孰能辨之哉太宗時李飛雄詐乘驛馬騎之稱奉詔縛清水諸將入秦州將斬之以叛賴宗社之靈使自漏泄耳萬一復有此事其將柰何此又可為切齒者也若謂已受補牒而寄留在外或質當錢物則是輕我君命重乎貨財輕君命則無為臣之禮重貨賄則非奉公之人以此入宮未知安用此又可為切齒者也凡此三者干涉大體不可不言而西望帝閽邈數千里言可及乎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學士其惜一勺水以快我心哉覩與子房舊相往來别無嫌隙齋郎職位非佳覩誠不肯嫉妬子房名位未著覩又不與爭能言之至此蓋公議也況子房不懃妄冒惟務驕矜齋遬近書題假轉漕符牒以興置

銅銀之號結太廟齋郎之銜當大路卓彩棚椎鉦鼓
引百戲周游城市朝謁聖祖而後歸呵止行人凌壓
尊老意氣滿溢無復忌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伏惟
學士有名於時以道贊國如此等事寧不動心爲東
之貴尚當規正矧此最微豈難辨理昔者學士未作
諫官時常刺諫官之不直今既作諫官矣無爲他人
所刺伏恐朝車到此迫於人事無暇省覽謹遣人投
書道左試財擇焉不宣覼再拜

上王刑部書

轉運刑部明公執事覼天生愚鹵棄置藪澤鱗鬐坐
枯風波不到伏承明公以臺郎之貴領州伯之重才
名所震曜賢德所煦嫗姦回醉心良善吐氣如九鎮
之柱天群山莫不仰四瀆之紀地衆流莫不赴士之
歸者唯恐在後而覼貧煎其家病纏其身隔數百里
無階請見自甘屏遠何所顧望不意近日一二有位
自北來者乃言明公過毋聽察深錄姓名不唯寘之
齒牙且欲引諸門下一聞高義魅媿累日人之不遇
者必曰時命若覼也獨命窮耳於時豈有不遇哉自
古正身立行負抱才業而遭值昏亂不爲人知辱在
餓隸或老死岩石名字磨滅銜寃厚夜者夫豈少歟

小人無似幸生明時當路無朞功之戚舉家無拳握之貨馳騖無力請託無緣而賢卿大夫雖未相識往往知其所為何不遇之有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苟由當代豪桀共相采色使得光顯于後則萬鍾不足校也遜讓一家僕耳以衆人遇之則以衆人報國士遇之則以國士報吾黨之交知者宜何如哉既未得謁於閽人且欲窮極紙筆鋪張其言與明公多見其蘊積則又念今之進者假儒之言已進而言不驗故真為儒者羞自言明公徐而察之可也何遽言哉聊寓書以謝左右伏惟照其心無責其禮千萬幸甚不宣靚再拜

與胡先生書

靚再拜先生胡君足下康定初錢塘相別後二年自京師歸中道曾寓書今又四年雖不有教誨而衣冠往来每知動靜俗衰禮壊用力者鮮先生發憤叫呼手提古道以陂障末流使東南之士有所模法其功用何如哉靚於先生齒卑德薄然其所留心何嘗不在天下國家故聞先生之風雖虞詠舞唯恐其舉之不高馳之不疾也茍有聞見敢不盡愚於左右伏念曩者為會以羇旅迫促聽言觀行什不一二慕賢之

心且醉飽矣至於紙筆之間所以剴今而垂後者尚未得請近到弋陽乃有以先生所著文為惠者喜而讀讀而疑謂先生之辭或若年少時作漂流人間而不可追者乎不然幸察其區區竊觀原禮篇曰民之於禮也如獸之於囿也禽之於紲也魚之於沼也豈其所樂哉勉強而制爾民之於侈縱奔放也如獸之於山藪也禽之於飛翔也魚之於江湖也豈有所使哉情之自然爾云云覩不敏大懼此說之行則先王之道不得復用天下之人將以聖君賢師為讎敵寧肯俛首而從之哉民之於禮既非所樂則勉強而制者何歟君與師之教也去自然之情而就勉強人之所難也而君欲以為功師欲以為名命之曰讎敵不妄也且制作之意本不如此唯禮為能順人情豈嘗勉強之哉人之生也莫不愛其親然後為父子之禮莫不畏其長然後為兄弟之禮少則欲色長則謀嗣然後為夫婦之禮爭則思決患則待救然後為君臣之禮童子人所慢也求所以成人然後為之冠禮愚者人所賤也求所以多知然後為之學禮死者必哀之然後為之喪禮哀而不可得見也然後為之祭禮推事父之恩而為養老之禮廣事兄之義而為鄉飲

酒之禮凡此之類難以遽數皆因人之情而杷持之使有所成就耳有是情而無是禮則過惡襲之情雖善未如之何故父子之禮廢則子將失其孝兄弟之禮廢則弟將失其悌夫婦之禮廢則夫將失其義君臣之禮廢則臣將失其忠一失之則為罪辜為離散嚮之所謂情者雖積於中安得復施設哉故曰因人之情而杷持之使有所成就者也其大畧如此然則有禮者得遂其情以孝以悌以忠以義身尊名榮罔有後患是謂獸之於山藪鳥之於飛翔魚之於江湖也無禮者不得遂其情為罪辜為離散窮苦怨悔弗可振起是謂獸之於圍鳥之於紲魚之於沼也而先生倒之何謂也若以人之情皆不善須禮以變化之則先生之視天下不啻如蛇豕如蟲蛆何不恭之甚也幸深思之爲一愚言可取則願告于不知禮者曰無近於圍汝有山藪無從於紲汝有飛翔無入於沼汝有江湖云爾則先王之道庶乎復用天下之人其仰聖君賢師若司命焉又觀送程令序言令之縣令不得其人而末一句乃曰與家君有代彼之契如是則尊公亦令之縣令耳蓋文之大病不可不察若尊公之治有異於前之云云者頗少稱述一不然則削

此一句以存有隱無犯之義甚善覯非好辯者顧先生之文學者所信一有玷缺為患不細故敢陳之惟以情恕未相見千萬自愛覯再拜

答宋屯田書

屯田宋公執事覯近者刪定劉牧易圖繼之六論僅草具未甚行一來貴土日接高誼乃知執事舊有王劉易辯其大略不異故不敢自疑以塵于席次執事忘其陋寡遽貺以書謂聖人之道晦而復明劉氏猶大盜既逸而成禽豈復能為梗然六經近為狂妄人所推埋如是者甚衆且使覯堅其壁主其盟執事當

奇所謀鳴鼓而陣焉主盟之命雖不可當若狂妄推埋豈惟執事患之抑愚心未始釋然也孔子曰吾猶及史闕文蓋喜其本末為世人所損益也至於漢儒若鄭康成注禮記其字誤處但云某當為某玉藻全失次序亦止於注下發明未嘗便就經文改正於周禮則備舉先鄭杜子春解此蓋尊經重師不敢自謂已見為得姑兩存之以俟後聖耳況夫一家之學必由君命而後可行以劉歆之才在哀帝之側嘗欲以左氏春秋列於學官尚為諸儒不肯置對光武之世議立左氏而公羊之徒上書訟之至和帝時始得立

學其難而慎也如此未聞有不請於帝不謀於朝而能以一人之私鼓舞天下者也歷觀五經傳注及正義誠有未盡善志於道者宜其致詰然但當著為私書或言於同志庶幾其說不泯絕後有知我者則先王之道明如是足矣彼官為博士居天子辟雍將造成多士以待官使者也初不奏立某氏易某氏春秋俾有司策試一用斯義而乃專肆己欲棄傳違注毆學者從之其可乎教學者餼師資之禮不得不從有司執注疏之義不得不然無乃非長育人材之意邪矧博士之官靡常其人苟各用所見不為定準今博士說如此後博士又如彼則更數十百年天下之士為儒為墨為釋為老未可知也此患甚大不可不救而覯也貧賤委頓無錙銖重雖學者稍稍聽信然悠悠之流衆寡何如哉覯與人作一記一序猶未免在勢者或蚩蚩輩有所改易陳言褻語塗穢金石後人弗知將以我為戲焉況能主盟聖域集第一之功乎誠尊命之不可當也執事文學豐富爵位進長既有其道且得用焉指撝人士將無不可尚鳴皷而陣則覯雖不勇請當一隊必有揩手以報不宣覯再拜

答李觀書

覿白宗人祕校足下八月初徐秀才至得所寓書其
大惠覿不肖且未識君子之容而屈辱厚意以道藝
見咨顧無以當之雖然敢不薦其說來書謂孔子之
後有孟荀楊王韓柳國朝柳如京王黃州孫丁張晦
之及今范歐陽皆其繼者也而自謙讓以為畚土壤
築太山欲登於前賢之閫而問其何如足下年少初
仕不汲汲於進取而轉從窮寞之道此非今人之心
古人之心也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
則光大矣苟取之以明守之以誠尚可為聖人之徒
矧曰前賢之閫哉然謂之賢者豈非所論列十數公
乎足下欲以為法當考其所為工拙不宜但徇其名
也孟氏荀楊醇疵之說聞之舊矣不可復輕重文中
子之書已泯絕唯中說行然出於門人所記觀其意
義往往有奇與處而陷在虛夸腐脃之間隋書無本
傳又不得槩其行事退之之文如大饗祖廟天下之
物苟可薦者莫不在焉佐平淮西解深州圍功德卓
犖在聽聞者不一誠哉其命世也子厚得韓之奇於正
則劣矣以黨王叔文不得為善士於朝近者如京先
倡古道以志氣聞黃州學而未之得然其人謇諤有
風標彼孫丁之文舉人之雄者耳其立朝不聞有所

建明而胎天下之禍為吾徒羞誨之之辭不奇諸所著文未足可嘉至於議論則識精才健無遠不到若洪範王覇篇籠絡天人捶鍛古今雖子厚好為論尚未及也先朝文士唯此人耳惜其踈俊得罪于世故立身不可不慎若子厚晦之皆非凡人被惡名雖欲自新而死期至矣范公歐陽羞為賈誼劉向之事業窮高致遠未易量也足下以愚言為不妄則可法與否昭昭然矣路遠不獲相見勉之李覯白

答黄著作書

覯再拜漢傑著作兄足下前日辱書以覯所為景德寺及郎武軍學記言浮屠事來討覯不肖然其為文有新意慶恐學者疑唯欲入問因詳說之而譊譊之徒背憎是務莫肯告者吾心恨此久矣今漢傑乃惠然移書使之明辨不勝幸甚覯排浮屠固久於潛書於富國策人皆見之矣豈期年近四十氣志益堅之時而輒渝哉惟漢傑觀歐二記不甚熟耳吾於此言乃責儒者之深非尊浮屠也民之欲善蓋其天性古之儒者用於世必有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有所主其於異端何暇及哉後之儒者用於世則無以教導之民之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無所

主將舍浮屠何適哉漢傑兩執親喪矣亦嘗禮佛飯僧矣如使周禮尚行朝夕朔月月半薦新啓祖遣有奠虞卒哭祔小祥大祥禫有祭日月時歲皆有禮以行之哀情有所洩則漢傑必不暇曰七七曰百日曰周年曰三年齋也吾故曰儒失其守教化墜於地凡所以修身正心養生送死舉無其柄天下之人若饑渴之於飲食苟得而已當是時也釋之徒以其道鼓行之焉往而不利云云至於叙其傳法始卒甚詳此誠文勢不得不然吾自無思無為之義勝而心法勝以下言儒不能明其道而釋以其說象之故嗣迦葉者師子達摩以下言此衰致彼盛也非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小如孔子吾師之弟子之類也若夫按白居易碑迹景雲大師之事盖取其與顏太師真卿等交善魯公之大節古今鮮儷而善於一浮屠必若澄觀受知於韓吏部之比其人材有足稱者也而景雲乃景德之舊因使其徒有所矜式焉然則取信於白居易何尤哉又觀所謂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庸數句間漢傑以為仲尼子思群聖人之作述豈與此等說較論而爭衡邪是誠漢傑之不思也且吾謂儒者困于溺辟恤乎罪疾欲聞性

命之趣不知吾儒自有至要反從釋氏而求之然後
乃曰及味其言有可愛者蓋不出吾易繫辭樂記中
庸數句間苟不得已猶有老子莊周書在何遽見幷
匍匐於戎人前邪請詳此意豈謂仲尼子思與之較
且爭乎蓋以釋之言雖有可愛者亦吾聖人先已言之
矣何必去吾儒而師事戎狄哉苟不得已尚不如學
老莊其意亦昭昭矣彼釋之書數千百卷而不出吾
數句間其輕重如何哉漢傑責於人無若是之暴也
夫所賤鄭衛者非謂全無五聲十二律不與雅樂相
似也唯其不中正耳毛嬙西施面目亦與人同豈彼
數千百卷書而無與吾聖人一句一字合者哉九流
百家同出於聖人而有所偏耳聖人之備其於用也
交相濟故得中焉諸子之偏其於用也執一而已故
有過有不及也亦非謂無一句一字與聖人合者也
譬諸良醫之治疾實者則瀉之虛者則補之熱者使
之服涼冷者使之服暖故天下之疾無不治也聖人
之道如此諸子則不然見瀉而愈者則謂天下之疾
皆可瀉見補而愈者則謂天下之疾皆可補於熱於
冷亦然故用藥失宜而療病多死也非謂其方不與
良醫相似也學者之視諸子若異類焉是亦過矣漢

傑罪我不如李習之不為僧作鐘銘習之之論信美
矣然使唐來文士皆效習之所為則金園寶剎碑版
若林果誰作也來書謂張景原道頗正漢傑何不視
景集中所記浮屠事凡幾篇其稱述何如又謂設不
得已猶可謹歲月誌工用亦不害於正若但歲月工
用而已凡人皆能之何必吾文吾所是非灼見如彼
豈嘗害於正哉聖賢之言翕張取與無有定體其初
殊塗歸則一焉猶李漢所謂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
仁義炳如也何須開口便隨古人漢傑使我效李習
之膠柱矣今之學者誰不為文大抵摹勒孟子劫掠

昌黎若為文之道止此而已則但誦得古文十數篇
拆南補北染舊作新盡可為名士矣何工拙之辨哉
觀之施為異於是矣既使明辨敢不盡言漢傑察之
十二月十三日從表弟李覯再拜

再答黃著作書

覯再拜漢傑前書以言浮屠事來問覯不才不能多
自引過輒求義理塵於左右漢傑又以書稔吾之罪
不勝大懟覯行於天下日聞其美不聞其惡於鄉黨
惟仲容老文時賜教誨然其人慎密雖終日請問猶
未一言今漢傑不惜累紙之書以為大惠而覯如頑

石焉雖有雨澤毋所受入而今而後不得聞過矣觀何人哉觀何人哉尚賴君子之心憐其孤陋苟有聞見更掛齒牙則蕞爾之人猶有望也以多故未及請見

答陳特書

觀啓今日吳君坐中見僕夫捧三書以授我聞克諫乃知其子姪以此為惠讀之皆今賢士大夫之文甚善甚善夫贈送之作惟師與友若老耽孔子顏淵子路言者受者皆非偶然今觀與足下兄弟無一日之雅鄉井不同年齒差倍又非當大位言得天之地弗問弗求獲此惠貺私自惟念莫知所來無乃足下負大術業潛於山藪心之焰焰無所發泄假我以為題目乎不然未敢當凡所教誨皆我心思慮之熟者然夫子之道如天如神變化不測恨行計速不得與足下論其萬一若皆如來示則指掌而已何必從師而後知哉有言於觀者多矣如盛舟馬未嘗輒愠今足下兄弟言古而志高於愚心未忍舍焉故此奉告且以為謝不宣觀白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八終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雜文

原文

利可言乎曰人非利不生曷為不可言欲可言乎曰欲者人之情曷為不可言言而不以禮是貪與淫罪矣不貪不淫而曰不可言無乃賊人之生反人之情世俗之不熹儒以此孟子謂何必曰利激也焉有仁義而不利者乎其書數稱湯武將以七十里百里而王天下利豈小哉孔子七十所欲不踰矩非無欲也於詩則道男女之時容貌之美悲感念望以見一國

之風其順人也至矣學者大抵雷同古之所是則謂之是古之所非則謂之非詰其所以是非之狀或不能知古人之言豈一端而已矣夫子於管仲三歸具官則小之合諸侯正天下則仁之不以過掩功也韓愈有取於墨翟莊周而學者乃疑噫夫二子皆妄言耶今之所謂賢士大夫其超然異於二子者邪抑有同於二子而不自知者邪何嘗彼之甚也

原正

祭非其鬼而求福焉人知其不正矣考之經則禱祠之禮煩黷祝史巫覡其術近乎怪孰謂聖人而為不正哉君親人所甚愛也死亡人所甚惡也以所甚愛而之所甚惡有告之曰禱可以免雖聖人其如何孔子曰丘之禱久矣為己故也周公冊祝請代武王臣子之心也今之學者自以為正人視其親愛之疾則曰有命噫正可矣曰孝與慈則未也不孝不慈而得正焉吾不願也

讀儒行

儒行非孔子言也蓋戰國時豪士所以高世之節耳其條雖十有五然指意重複要其歸不過三數塗而已平居自重慎能廢貧約一曰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愛其

死以有待也養其身以有為也二曰其居處不淫其飲食不溽三曰一晦之宮環堵之室華門圭竇蓬戶甕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四曰幽居不淫

臨事有守奮發不顧忌一曰劫之以衆沮之以兵見死不更其守鷙蟲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二曰可親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殺而不可辱也三曰雖有暴政而不更其所四曰讒諂之民有比黨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奪也五曰世亂不沮

不苟合於君視利祿如土芥一曰難得而易祿也易祿而難畜也二曰委之以貨財淹之以樂好見利不虧其義三曰上不答不敢以諂四曰陳言而伏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麤而翹之又不急為也五曰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銖

容人愛士以身徇朋友一曰慕賢而容衆毀方而瓦合二曰內稱不辟親外舉不辟怨程功積事推賢而進達之不望其報三曰爵位相先也患難相死也四曰並立則樂相下不厭久不相見聞流言不信

其餘亦常事如席上之珍以待聘衣冠中之類考一篇之內雖時與

聖人合而稱說多過其施於父子兄弟夫婦若家若國若天下粹美之道則無見矣聖人之行如斯而已乎或曰哀公輕儒孔子有為而言也曰多自夸大以搖其君豈所謂孔子者哉

讀文中子

文中子之言聖人之徒也傳之者非其人為之雜創而已耳吾觀中說謂所傳者姦詐無禮之人也世謂房魏輩不稱師顧諸公如何人也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學焉而不知所由來固小人矣然其佐唐命基太平行事灼見非小人也非小人而不稱師未嘗以為

師也明矣隋書魏公所述常人或得一傳而無王通
云者豈窮爲弟子而忽忘若是乎或謂以長孫無忌
怒故句夫魏公引義諫諍不爲天子屈豈憚一無忌
而削其師哉蓋文中子教授河汾間迹未甚顯沒後
門人欲尊寵之故扳太宗時公卿以欺後世耳懼其
語之泄乃溢辭以求媚若杜如晦於萬民猶天百姓日用而不知之類其媚於唐
帝則下文曰堯舜者是也孔子之時周王曾公非有道也至衛春
秋尊京師別內外戀戀不能已江都弑煬帝而文中
子曰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其如
君臣之禮何孔子於孟懿子季康子稱對稱名孟孫問孝
於我我對曰云云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云云楊素蘇夔李德林隋之
大臣且非弟子而謂之請見又名之素與吾言夔與吾言德林與吾
言云云其如上下之禮何吾故謂所傳者姦詐無禮之
人也雖然不姦詐不無禮文中子之道不如是之光
也流俗之視中說如視佛書夫焉知佛之道可尊而
尊之哉徒聞其未死時天地鬼神夷狄之君無不尊
之者耳或曰文中子之道不如是之光則柰何曰不
害爲聖人之徒

弔楊子

歲陰在戊兮其月季春望前三日兮是惟壬辰面書

林以齊慓兮敢行弔于子雲嗚呼哀哉高廟不神兮
借人以權新都大盜兮舂國之咽囟邪得志兮明哲
偷安天爐熾炭兮璞玉不燃斂佐王之刀尺兮廻智
巧乎商篇何諸儒之喪明兮復培塿乎泰山夫聖者
通之謂兮可名而名之豈有常人昔成湯既伊尹曰
元聖兮商書之所不删夷之清而惠之和兮孟氏
亦以為聖焉謂子雲之非聖兮何當乎膠柱而操絃
韓退之云大醇而小疵兮所論止于法言玆對問之
細碎兮如入宮始見其堧垣伊太廟明堂之巨麗兮
則盡在于太元兼三材而用五行兮取度數於渾天

日如蟻而右轉兮斗揭柄而左旋陰陽晝夜之會合
兮非弄筆之所磨鐫其指在於三綱兮尤切切於君
臣君道光而臣道減兮尊卑之分以陳消與息而相
乘兮無盛滿之不疾顛言行禍福同出於閫兮貴思
慮乎未然必稱孝而稱忠兮與乎劇秦而美新既廣
且深兮浩浩東溟之豬百川自哲人之萎於魯兮獨
子雲之書誰得而及肩惟視之八曰翡翠于飛離其
翼狐鼦之毛躬之賊盖小才之足以殺其身兮俾愚
心之愬愬奉新語以周旋兮庶全歸於窀穸彼炳明
之為注兮間或失而或得剟科指之不甚明兮匪後

生之能識今之從事於此書兮其說溺乎數術隱怪之士惜以為已有兮學者欲求而弗獲繄小子之不敏兮將大為之觧釋下以行諸講學兮上以及夫邦國計其業之勤勞兮豈一朝而一夕困于內者疾病兮迫于外者衣食念一家之言兮終成之於何日天有意於此書兮使我壽考而強力不然子雲之道兮或幾乎息我思古人兮涕漣漣而霑臆

復說

孔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噫顏氏之賢肖夫聖者也猶有不善乎曰衆人之不善不至乎善也賢人之不善善而過者也孔門高弟師也過由也兼人有姊之喪而弗除曾子執親之喪水漿不入於口者七日皆善而過者也而未聞其復也中庸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復而得中者顏氏而已乎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人之患不在乎不及而在乎過之不及則下於人下於人則憤憤則知進矣過之則出乎類出乎類則矜矜則不知其反矣伯夷與鄉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焉去之過於正者也叔向三數

叔魚之罪過於直者也於陵仲子不食兄之祿過於廉者也魯隱公攝位過於讓者也徐偃王不忍鬬其民過於仁者也尾生期女子過於信者也聖人則不然子見南子似不正昭公知禮似不直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不欲速貧似不廉文王既沒用我者其為東周似不讓誅少正卯似不仁諾陽貨曰將仕似不信應時遷徙各得其所禮所以制乎中義所以謂之宜也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聖人之情也義之不存而苟變焉然後為小人矣夔教冑子臯陶陳九德曰直而溫寛而栗柔而立是亦復之一端也天台王幾好學而多能將有所就焉者也幾之字曰復之故為之作復說

命箴

宜失而失斯謂之正宜得而失斯謂之命身之不脩責命可乎謹爾攸趍惟道之圖命之不諧躁乎則惑慎爾食息躁爾之賊得失不言吾道孰辨臧之否之繫我之顧言不以道幸其哀己食而搖尾彼獸之耻非道而哀尚盍耻之矧其無益祗辱奚為三十曰壯聖人以立先迷無悔今是猶及蚤詩夜書以遨以娛戒之勿渝天其舍諸

畫贊

工有圖貴人之像者予哀其賢而無所遂也爲之辭云

道之可行君子乃出行而無成君子之疾位以名得名以位失古人丘壑豈徒自逸嗚呼

弋陽縣學銘

慶曆恢儒首自東都爰及郡縣築宮授徒地不患小權不在大繫乎其人乃勤乃懈葛陂之南縣廷之東令丞尉宇經始其中居室以嚴用器以利曰藝曰儀一爲品制事則有變衆則有散非志之確誰足之踐易美知幾孔戒已甚太學三萬黨人以禁興雖有功廢或爲福敝漏之下誦弦亦足勗哉斯道無與乎世儒之全安宜億萬祀

嘿堂銘

黄介夫尉鄖鄉作嘿堂以居使人來告故爲之銘曰

衆人之嘿不材於天賢人之嘿保身以權止則爲澤行將爲川雖欲勿言安得不言

太學議

覵伏以古今時異沿革事殊凡有設施當求折衷若曰上法周室作爲辟雍詢於儒者諒無異議行之本

朝或似不便何者雖作辟雍以不欲廢國子監未聞古者辟雍之上更有國子監也況辟雍之設非徒講授而已便當行視學之禮養老之事國家大禮如籍田明堂鸞輿未動六軍之士已希賞賜竊恐惜費未能盡行有其器而無其用天下之望寧不歎耶若欲太學不與國子監相妨又無行禮之責則宜近取唐制國子監太學四門律書筭廣文凡七館皆屬國子監太學則七館之一其於國子監猶吏部兵部之於尚書省也不相妨明矣萬一遭遇帝蹕下臨乃吾道之光耳若猶未也亦不為朝廷之闕至於棟宇之度

在唐無聞如使講習有位生徒有次量事制宜誰曰不可然亦須見地之廣狹而後計之若豫為廣大之制而地或褊小則是空文無所施用或謂周人立四代之學今若以國子監為唐學又立辟雍以法於周有何害耶覯謂不然周之四學並立各有所用如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學干戈羽籥於東序禮在瞽宗之類是也今教學之職盡在辟雍若不使國子監統之則祭酒司業當治何事如使辟雍屬於國子監則古者辟雍之上更無官司故覯以為不便果無廢國子監而與辟雍且脩視學養老之禮以飾之

則非觀之所敢議也

策問三首

問孟子稱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執之舜竊負而逃海濱以有所受之也觀諸周禮則有議親之辟夫宗室有罪尚在八議彼為天子父而吏得執之是邪非邪抑異代之法不可同條邪二三子極言之

問夏之有德遠方圖物以鑄九鼎使民入山澤不逢不若其功大矣然所謂神姦者固為傀異之形而求近人邪抑能變化與人亂邪果其傀異則民之見者雖無有鼎亦知懼矣苟能變化與人亂則何形之可鑄邪當王孫滿之時鼎猶在周其所象物蓋嘗目見非虛語也顧言之失其義耳然則禹之為是鼎其何意也

問周官六屬其職三百六十而員數則多如六鄉七萬五千家耳自比長以上卿大夫士萬八千餘人此大可怪學者每非之而未見其說抑序官之妄邪則鄉州黨族閭比皆有職又不可闕然則守其官者何等人也

策問六首

問太史公叙術學崇黃老而薄六經其論以道家與
時遷徙應物變化故曰聖人不巧時變是守以吾觀
之蓋不出夫易易非六經乎何其不察而遽薄之也
二三子試言焉

問韓退之有言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
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
自小也亦曰吾師亦嘗云爾佛之說吾不能詳曾子
問老子列傳則有問禮之事史未足盡信禮記經之
屬也亦有妄乎明辨之無牽舊說

問韓退之謂楊墨之書尚有存者今之學者有學於
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
自知乎吾考於墨翟本節用誠其所長楊則無見矣
然乃孟子所謂為我者也歷觀士大夫之所以高人
者偷陋為先偷非墨之流乎其施於天下國家恨未
及也至於先己而後人持祿保位不以治亂累其心
者亦楊氏為我之决矣及其論議嘗囂囂然曰闢楊
墨豈非化而不自知者哉噫時有變事有宜則夫二
者為是乎為非乎將蓋而勿問乎將折以先王之制
乎各言其畫

問春秋書王所以見王者上奉時承天而下統正萬

國吾習諸此未始不舍業而嘆深矣先王之法也然公羊子曰王者孰謂謂文王杜元凱曰所書之王即平王學者往往未知所傳今之儒生又有異意謂春秋以天下無王而作蓋號令賞罰天子之事孔子不敢私之故書王以著號令賞罰之所由出若是則王非周也孔子籍之云爾吾心亦不安兹用商于二三子繹聖人之心懋君臣之義吾有望焉

問周禮周公致太平之迹也而於大司馬見師不功之文小司寇有詢國危之目諸如此類蓋非周公所嘗行若春秋舊凡亦曰周公之制而弑君之例存焉豈成王時有是也哉故學者疑周官凡例皆不出于周公二三子以爲如何

問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是時天子在上而孟氏游於諸侯皆說以王道湯文武所以得天下之說未聞一言奬周室者庸非後其君乎賢人之言必不徒爾盍各求其意

直講李先生文集卷之二十九 終

第85782号
平成3.11.22
聖和学園短大図書館
928
4
6